



飄忽的思緒

川芎

記不得是什麼日子了，腦中總是帶著一股虛無底哀傷。恍惚的生活就這樣地令人無法升起真實的存感。昨天的空間會在時光之流裏瞬間遁入萬古，而剛過去的事跡也就化入腦際時隱時現的懷思。為甚麼空間總是失落在時間流裏呢？

剛出現的影像怎總會覺得已遠去的不復記憶，而那千萬年的故事却又時時侵入實際的時空？教室內的思緒一忽兒在黑板，一忽兒就潛入漆黑的虛幻中，像打盹的意識，剎那間腦波已越過而兩重時空。清醒與夢境似乎遙渺而又近的彷彿只隔層紗。一切都不真實呵，像五月的花，像焦距模糊的快門，像……像回家的道士，只覺身軀的運動而不知身存何處？

躺在軟綿綿的小草坡地，空曠的麗風沐浴著午後的柔光，把頭埋進草叢中深深的探覓小草的生命，而小草早已驚慌的把生命的信息忘了帶走，綠綠的氣息就這樣沁入鼻心。綠綠的色彩勾起童年的追憶，是天真無邪？是愚昧無知？我想都有吧。抱著頭放眼於色彩的高空，白雲的竅探化做傻傻的癡笑。頓念的飛馳，迅速組成生命的奧義。將腦放入哲理的遊戲，玩弄著這深邃的人生。

野牽牛花的新芽似乎在歡唱、淡淡的綠意向上升捲起。微笑人的哀感？抑不屑於人的愚昧？激起的羞怒伸出報復的足跡，逐搗綠意於一片灰土。而小不點的艾草却自負著悠長的歲月，雖然明知本身也自卑於賤草之識，但堅毅的生命却努力的在貢獻著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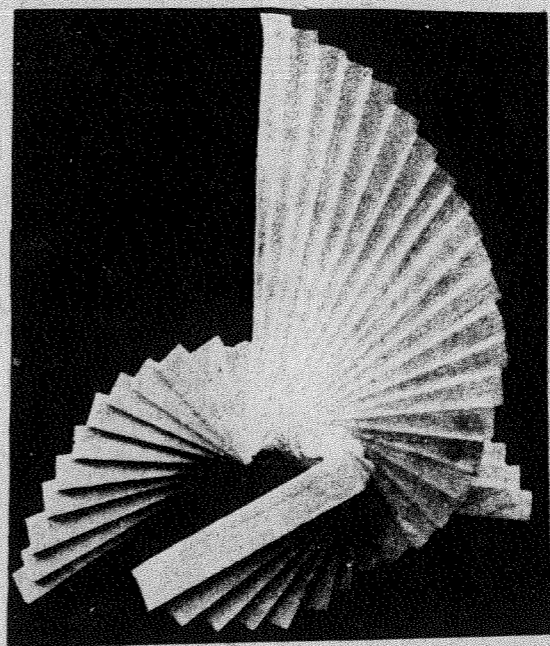
飄雨了，眼鏡片的水氣加速這世界的模糊。西北雨的湖面由寒風、竹叢、茅舍而形格起來，赤足的生涯練那麼清晰。手中的釣桿也勾回滿身的雨珠，簞笠的迷惑幻起湖對岸的雨和山。愛雨的少年貪

看雨的飄忽，却無意的見到風雨中的山路，那恍惚的意識便走進荒遠的古境。如在十二月天的淒寒，遽而迷離。寒江的蓑翁獨釣，總覺不如思緒中的帶雨竹葉；而風雨中的山路又化做望斷的故園歸路。梧桐呢？那黃昏更兼細雨，點點滴滴的浸入人的心。雨珠滿串的蛛網在風中低吟，像嘆著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的蟬蛩在戶之憂。紫烟橫於山際，雨後的空間帶著濕濕的清新，絢麗的光華又抹上這多變世界。

是世界的多變扭曲了我的本性，抑是自身的迷亂誤解了這世界的真諦？快樂所隱伏的悲哀總壓住嘴的孤線，深恐驚懼的事一下子浮現；而冷凜便此長存。為甚麼追求的目標總歸一個虛幻。我不解，雖然我極願能明白。就像正午的炊煙裊裊直上，而酷熱的白光却又炙人於刺目的難受。像伸手去捉空氣中的游絲，快樂的真實感覺提不起我的興趣。為甚麼這麼年青，却感受空滅的虛無？人類的種種活動都是為求得生存的安全感。幼童的安全感建立在父母的疼愛和鼓勵；成年人則建立在自信心和社會地位。思想最繁雜、最易走極端的年青人呢？思緒散漫的亂闖，失望與疲倦總使思想瑟縮。

注視面對的大鏡，內中的像是自己的表徵嗎？靜坐的思慮更像漆黑的宇宙中流閃的絲絲光點，極力想捕捉那流閃的光芒，好化為永恆的智慧，却屬一片枉然。追求過程吧，只要有心即使瞬間的美難道不就是永存的家嗎？把生命的火炬揚起，勞動的體驗能產生生命的樂章，不要妄言生存的無奈，因你存在故你才感無奈。把無奈化解，繼續探尋生命之源，無奈只是過程的障魔。

飄忽的思緒令我難獲得真實，不羈的意識出入於時空的二界、橫的、縱的交織成一片紛雜的思網。我知道迎光最強的一面，必不可免地有最暗的背影，而這即是一切的兩元性。我們不能把它單獨分開，便只有聰明地融和。易經的八卦不也不只是陰陽二面嗎？其餘的六卦都是水乳相融的兩面一體。飄忽的思緒在現實和心境中跳躍遊戲，時而沁入美麗與悲哀的意念，雖纏著生活的恍惚，却也帶上午後昏黃的逸渺。



四季的旋律

若筠

「每次大夥相聚，我總覺得一如往昔，是段最快樂的時光，梁一直念念不忘，覺得老同學能相聚暢談，何其難得，更難得的是大家都仍那麼純，那麼美，說句話，妳別傷心，我們說妳長大了些，但仍不脫孩子氣，這是我們一群中較突出的氣質，變得精幹些，的確的確，開朗些？不太像。」玲玲的來信使我不禁又想起那天在玉員家，燦燦的陽光下，和風拌著我們的語絲，在阡陌縱橫的田埂上，在結實纍纍的棗園裏，在卵石堆砌的河堤上飄盪著的情景。

每年寒暑假，我們這幾個昔日同窗好友就商議一個日子到玉員家去相聚。一來由於玉員家在鄉間，風光明媚，地方廣闊，可以讓我們盡情的玩個夠，叫個夠也跳個夠，不必提心闔見怪異的眼光。再者就是阿柴打趣的：「因為有摘不盡的水果任我們吃，又有得帶回家，怎不來呢？」就這樣從高二起，每年一度的聚首就開始了。算來已經五、六年了，聲勢一年年壯大，由當初的阿柴、阿飛和我三人，增添了玲玲、家玲、老梁、嬌嬌。

老友難得相聚，見面少不了嘻嘻哈哈一番，跟著一偏頭「怎麼樣，近來？」滿臉關注之情，於是道不盡的酸、甜、苦、辣就像一道什錦湯混雜著出籠了。

「唉！別提有多煩人！」師大話劇社的台柱，阿柴確實當之無愧，每回聽她講話，就彷彿在看現場實況轉播。雖然求見那間學校校長的結果是碰了一鼻子的灰。但是經過她繪聲繪影，連唱帶做的表演，却逗得我們人仰馬翻。「有很多學校，老師的空缺可以出售或正待價而沽，即使能夠，進這種學校也夠難過了，誰喜歡？」玲玲和老梁也是正牌的準老師，夏天過後就將執起教鞭。理想和現實總是隔著一道不小的溝，一向頗看得開的玲玲也輕輕的皺了一下眉。

「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，我就不信偌大的天下，會沒有容我伸伸胳膊的地方！」阿飛到底是吃辣椒長大的，永遠那麼樂觀爽朗。望著她顧盼飛揚的神采在乾燥的河堤上，就彷彿一陣春風，薰得人暢懷極了！

「我不知道該出去還是留下。」一直後開腔的嬌嬌突然猛敲起卵石，然後一鬆手，卵石很快的滾到河堤下方。「要是我是個男孩子，而且野心勃勃的話，我一定不會放過出去闖闖的機會，但是……」為了這事我們曾討論了好幾回，最後總覺得許多存地的壓力使得事實不像黑白那麼單純。雖然還有點矛盾，但是哥哥姊姊鋪好的路，加上父母熱切的期望，我知道，她終究會步著去的。

「嗨！妳們知道不？現在很盛行隔洋相親這套。好些人連托福，留考還有什麼GRE都懶得搞，乾脆嫁個留學生跟著出國去！」阿柴的話一出，就引起熱烈的反應，氣氛頓然活潑起來。

冬天的河堤上灰濛濛一片，放眼望去見不到一滴河水，岸的這邊儘是些雜糧菜蔬，對岸上腳下濃密的樹叢裏，一個烟囪孤另另的冒著輕烟，彷彿要衝破這沉鬱的畫面。看來我們這幾個大女孩是最先劃破入冬以來的沉寂。

「丁宛如結婚了！」阿飛的聲帶永遠設法講悄悄話。「我覺得丁宛如論功課，才幹和相貌都在水準之上，應該嫁個條件更好的。」阿柴的聲音。的確，丁宛如是有相當優越的條件。記得我們讀初中時，她正在高中部，功課和運動都是學校裏響叮噠的人物，加上又是樂隊隊長，正是我們仰慕的偶像。後來考上T大法律系，亦是個風健人物。由於阿飛是她的鄰居，所以對她的情況我們幾乎是耳熟能